



GOU
XIN
DOU
JIAO

勾心斗角

【美】莱斯利·沃勒 著
张明樊毅 译

勾心斗角

原名《瑞士账户》

〔美〕基斯利·沃勒 著

张明 樊毅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勾 心 斗 角

gou xin dou jiao

〔美〕莱斯利·沃勒 著

张明樊毅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24千 插页: 2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5,001—315,145册

统一书号: 10089·241 每册: 1.65元

前 言

莱斯利·沃勒 (Leslie Waller)·一九二三年出生于芝加哥，曾在纽约接受高等教育，获文学硕士学位，为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会员。他早年就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近二十部小说。《勾心斗角》(原名《瑞士账户》)为他的第十五部小说，是描写瑞士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以及它同美国某银行斗争的一部金融题材小说。多年来，作者对瑞士银行业的保密制度颇感兴趣，并作过比较深刻的研究，这无疑为他成功地创作这部小说奠定了基础。

故事分两条主线展开。巴塞尔的斯泰利家族是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死后，他的女儿玛吉特同伯父迪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财产控制权的殊死斗争。迪特操纵律师设置障碍，将财产继承权的移交日期拖延至她三十岁生日之后。为了永远夺取家族财产的控制权，迪特双管齐下地发起了进攻。一方面，他在家族内部极力鼓吹家长制、夫权制，散布“女人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对玛吉特

的未婚夫则施加压力，促其在玛吉特三十岁生日到来之前结婚，迫使她以丈夫的姓氏继承财产，从而通过驾驭她那个昏庸丈夫来继续控制公司的财产权。另一方面，迪特重金雇用歹徒通过各种渠道刺探她的情报，暗中进行盯梢、窃听，搜集她私生活方面的材料，藉以毁其声誉，最终置她于死地。玛吉特则针锋相对地采取对策，隐名匿姓，乔装打扮，背着伯父秘密地窜到世界各有关大银行进行接触交往，为继承财产后的活动开路奠基。

与此同时，美国联合银行与信托公司设在巴塞尔的分行同斯泰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展开了一场互相竞争、残杀的激战。斯泰利公司的探子打进了巴塞尔分行，唆使经理谢尔特出卖“巴塞尔行动计划”的情报。结果事情败露，谢尔特遭到解雇。联合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半引退的实权人物帕尔默精心谋划，调用与玛吉特曾有过一段风流史的伯里斯为巴塞尔分行的副经理，企图利用这一点打入斯泰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层，获取情报，有效地实施“巴塞尔行动计划”，与之相抗衡，最终击败对手。事与愿违，两人旧情复发，而且越发一往情深，致使帕尔默的企图告吹。然而，巴塞尔分行终于得到了向斯泰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攻的天赐良机。迪特的儿子沃尔特为争得公司当然继承人的宝座，一心伺机在家族内大显一下身手，便私下同日本某公司达成了一项生产专供财金机构使用的计算器的交易，结果中了该公司和秘密犯罪组织为窃取经济情报而合谋的借刀杀人之计。就在他为计算器的畅销扬扬自得之际，全世界许多企业纷纷向法院起诉控告银行出卖他们的经济情报。联合银行与信托公司巴塞尔分行解剖了计算器，发现了里面密藏的微型窃听器，并

且证实了斯泰利的探子秘密藏在他们身边的另一只窃听器。于是，借端威胁、讹诈斯泰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协定，在一段时间内，由巴塞尔分行承担斯泰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各项贷款业务，分享其工业贷款，致使对手惨遭挫折，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也挽救了玛吉特。

小说以号称西方世界金融中心的瑞士为背景，从一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勾勒出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金融世界。在当今这个金融世界里，大银行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娼妓与金融家互相勾结，非法牟取私利；秘密犯罪组织的触须遍及各地，同企业、团体合伙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各金融企业则用尽心机，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并吞。同时，小说对金融家的伪善、卑鄙、残忍、争权夺利的丑恶面目也作了比较深刻的暴露。不难看出，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白热战中，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乃至法西斯式的恐怖手段——欺骗、色情诱惑、收买、威胁、讹诈、窃听、盯梢、暗杀都用上了，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金融世界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小说的女主人公玛吉特是个讲求瑞士人气概、追求女性解放的角色。她指责金融家的贪婪，同情受苦受难的饥民，乐意为一切实有益的事业贷款，以扶助生产，减轻饥荒的痛苦。诚然，这仅仅是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故事情节紧凑，矛盾冲突集中，悬念迭出，扣人心弦。人物的内心活动刻画细腻深刻。人物形象各有个性，栩栩如生，语言比较简练、活泼，这些是本书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处。必须指出，小说中的经济观点显然是资本主义经济

学的产物；一些立身处世的观点，也无不带着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思想的烙印。个别章节的描写不够健康，翻译时作了适当的技术处理。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书中的德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蒙多位同志协助译出，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译 者

第 一 章

对于某个想混迹于人群之中的人来说，瑞士航空公司的821次班机倒是合适的班机。这位等候登入经济座的女乘客，正持着伪造的化名为贝尔塔·许茨的奥地利护照在旅行。她想在这人群中把自己的身分隐瞒起来。

DC-9^①飞机上午十点之前从伦敦起飞。载客通常至少占定员的三分之二。乘客大约于十一点半抵达巴塞尔——米卢兹^②机场，无论是到瑞士一方的城市还是法国一方的城市进行午餐聚会，时间都绰绰有余。

大多数乘客是到巴塞尔的。这个地名，根据他们各自的国别，分别拼写成Basel或者Bale。这些人多数从事银行业或者药品制造业。他们迅速环视了一下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出境旅客休憩室，要是碰不到熟人，便一头扎进晨版《伦敦金融时报》和《新苏黎士报》中。

大多数是男人。为数甚少的女人想必是秘书、商业助理，或者偶尔是妻子。在这样一个时候，决不会有情妇的。

玛吉特·斯泰利同时拿着一份粉红色的《伦敦金融时报》和一份色彩庄重的《新苏黎士报》，还有一份《华尔街日

① 一种中程客机。

② 巴塞尔为瑞士边境城市，米卢兹为法国边境城市。

报》。她唯一的行李是一只金黄色皮革的航空包，摸上去柔软光滑，系一根同样的皮做的背带。她的侍女埃尔菲捆扎好玛吉特上个星期在伦敦穿戴的深褐色外套和其他衣物，于前一天晚上背着回巴塞尔去了。

玛吉特身着一件早期大众化的粗呢防水外套，替换了先前穿的那件深褐色外套，以便于在这样的一群人中进行隐蔽。这是她色彩非常沉闷的暗绿色布外套中的一件，上面钉着骨扣和金属搭扣带，深为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家庭妇女所喜爱。这种外套笨重得很，不仅掩盖了丰满的乳房和肥大的腹部，连粗粗的大腿也遮得严严实实。

这些都不成玛吉特·斯泰利的问题。她那张俊秀的小脸蛋才是问题的所在。要辨认这张面庞，简直易如反掌。她小心翼翼地在头上扎了一条素色丝绸头巾，以便让头巾的两个角盖住双颊。她但愿宽大的戴奥太阳镜和向上翻起的衣领最终使她变成了瑞士航空公司821次班机上的另一位旅客。

她把目光从《新苏黎士报》上抬起，打量着出境旅客休憩室的厚玻璃窗中映照出来的模糊身影。暗绿色的外套搁在那儿，活脱儿象个人一样。衣服下面藏上一辆谢尔曼坦克都不成问题，玛吉特暗自思忖。她发现，衣服滚边下面露出来的小腿太纤长柔弱。然而，穿着滑雪后穿的软皮靴，对她进行乔装打扮却是个鼓舞。

贝尔塔·许茨这个身分也在鼓舞着她。这是她年少时去美国之前在瑞士结识的一个伙伴。持假护照，担风险。不过，这个假护照是高代价的伪造品，伪造得特别出色。况且，不选定这着棋则风险更大。玛吉特可以预料到，倘若以她自己的名字露面，不论她走到哪里，都准会吸引他人不怀好意

的注意。再说，最近她一直在旅行奔波，到了许多地方——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米兰——跟当地的兄弟银行进行了私人性质的接触，就跟她刚刚在伦敦所完成的接触一样。

甚至在她自己的国家瑞士，若使用她自己的名字，也几乎没有什么自由行动的机会。然而，用奥地利的贝尔塔这个身分，出现了显眼的窘境时，她多次使斯泰利这个尊姓免于捅到报纸上去。这些窘境，通常都是她的未婚夫埃里奇一手惹出来的。

不消说，埃里奇不会在巴塞尔迎接她的。即使她真的需要他到机场接她，他也会漫不经心地忘了露面。埃里奇竟是这样一个如此不称职的未婚夫，这成了她那些女长辈近亲和胞姐妹们的一件忧心事。不过，玛吉特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

同样，她的伯父迪特也不会前去迎接她。他现在临时执掌家族的业务权。打她父亲去世，迪特就一直敦促玛吉特把他当父亲待。然而，这趟伦敦之行，事实上她最近到欧洲各金融城市所进行的一系列拜访活动，对她的伯父甚至也都秘而未宣，尤其是不能泄露给他那个三角脸的儿子沃尔特。她的胞兄妹中有些挺娇媚可爱。一个个还是孩子时，他们是前所未有的好兄弟姐妹。不过，沃尔特不在此列。

不，玛吉特根本不要任何车在巴塞尔接她，家中的“默西得”车也好，银行的“罗尔”车也好，一概不要。她想冒作贝尔塔·许茨悄悄地溜进巴塞尔：年龄二十八，国籍奥地利，出生地萨尔茨克默古特^①的伊斯库尔浴场^②。如此这

① 奥地利的一个风景区。

② 萨尔茨克默古特风景区中的一个风景胜地。

般，就这么着吧。

她能指望敷衍塞责的海关检查会把她当作贝尔塔·许茨而放行。瑞士任何一处边境上的守卫人员没有一个会对旅客随身带进些什么产生多大兴趣。据认为——整个瑞士普遍都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带了些什么东西，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带的是金条和大宗钞票，尤其是这样。

瑞士航空公司821次班机的头等座开舱了，旅客由前面的小门进。玛吉特注视着两个认识她的人登上了飞机。作为经济座的一个乘客，她将从DC-9飞机的后门登机，这样准能轻而易举地免使自己被两人中任何一个人发现。还是这样办为妙。这两个人，一个是埃里奇的表弟，在洛恩自家的银行里干事。他跟埃里奇一样，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玛吉特。另一个是伯尔尼^①联邦议会的次长，仅仅跟她在社交上有所了解。

就这两人所知，玛吉特·斯泰利一直在施蒂里亚的一个小村庄里滑雪。近来，瑞士人和奥地利人都离开了那儿，以避免美国人和德国人。这些美国人和德国人给滑雪时登坡用的机动运送设备制造障碍，把设备的价格抬得出奇地高。这个价格，就玛吉特的经济条件来说，尽管算不了什么，但她跟所有的瑞士人一样，很讲究设备的价值是否能抵得上所支付的价格。

事实上，由斯泰利家族控制的一家广东报纸的社交栏中刊登了一则关于玛吉特在奥地利滑雪旅行的消息。意大利一家臭杂志甚至还对此进行了评论，说玛吉特由于未婚夫未能

① 瑞士首都。

和她一道前往，在施蒂里亚显得极为孤单。据维也纳所传，他正和一个年轻的明星厮混在一起。以下即是这类杂志所报道内容的可靠性的标志：（1）在以往一年多的时间内，玛吉特一直在施蒂里亚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2）随新闻一起发表的照片是两年前在威尔、科罗拉多拍摄的；（3）埃里奇那个周末正巧在自己床上和议会部长的夫人偷偷鬼混。这位部长现正乘瑞士航空公司821次班机头等座返回巴塞尔。

玛吉特不愿费心去追逐这些尽人皆知的流言蜚语，但她喜欢搜集她所需要的一切情报，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

此时，出境旅客休憩室内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玛吉特站起身来，收拾着报纸和棕黄色皮包。屋里只剩下了她和另一位旅客，一个穿着牡蛎褐色柏帛丽呢外套的瘦小男人，跟玛吉特一样，也在收拾行李。他注视着她登上了飞机，但克制着没有跟过去。他观察了一会儿，直到机门关上。然后，他慢腾腾地走了长长一段路返回休息室，等候下一趟巴黎班机，在此之前他已购好了机票。

玛吉特在靠窗口的一个座位上坐下，理了理头巾，把面部更多地遮盖起来。等到DC-9飞机隆隆地沿跑道滑行，然后陡直地腾空而起，越过英吉利海峡，朝家乡巴塞尔飞去时，她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斯泰利家族开天辟地就扎根在巴塞尔，尽管苏黎士和日内瓦也有其势力地盘。若干世纪以来，该家族一直定居在瑞士，慢慢地跟其他同姓家族，包括斯特林斯和斯特林格斯家族分开了。

追本溯源，这个家族原是丹麦的贵族斯泰利-霍尔施泰因血统的后裔。十八世纪末，瑞士银行家的千金杰曼·尼克嫁

到了这个家族。玛吉特从她的这个祖辈——才能出众，但经常令人反感至极的斯泰利太太身上继承了一种强烈的嗜好。玛吉特的父亲认为这是利弊兼而有之。这位早已作古的女人对他的女儿所产生的吸引力给了她一个感兴趣于政治和历史的癖好。然而，也给她灌输了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思想。在一个瑞士女性身上，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玛吉特认为：瑞士的姑娘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做妻子，要么当妓女。而多数人成了可怜的妓女。

对于她这个社会等级的姑娘来说，婚姻更是早成定局了。因为她的哥哥死后，家族的控制权便归她所有。当然，事情倒不是打谱安排成这样的。她早先一直在哈佛大学念书，攻读工商业管理硕士。父亲卢卡斯·斯泰利去世时——死于某种莫名的原因——把本人的股份财产都留给了她。他的那些律师——同时也是他哥哥的律师——不惜任何手段地设置障碍，阻止她继承遗产，拖延财产的移交日期。于是，迪特控制了财产，直至她年满三十岁或者婚嫁后再移交。他们指望她会在三十岁生日到来之前就结婚，这是不大可能的，几乎是绝望的。

偌大一个斯泰利家族，没有一个人会做梦想到公司的债券、股份以及董事权会当真移交给一个女流之辈。很可能卢卡斯临终时神经错乱了，然而他毕竟是个瑞士人。他的女儿只不过是巨大的权力和财产的保管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只容器，一旦她有了丈夫，里面的东西就将从这只容器转交给她的丈夫。

可不，遗憾的是，她的丈夫将是埃里奇。他家的财产相比而言并不算多，但从全局着眼，却在化工、银行和钢铁方

面居于一个补充斯泰利巨额财产的位置。这是有利而无害的，但埃里奇的性格却是有害而无利的。倒不是说他放荡不羁，或者成天提着脑袋滑冰赛车。问题是，他这个人就是玩世不恭，近似乎——尽管他家在瑞士的历史不亚于斯泰利家——埃里奇·洛恩并不是真正的瑞士人。

然而，他是个男子汉，可以规劝，可以知错改过。或者，把他收买过来。一旦他结了婚，一旦他和玛吉特有了孩子，他放荡的嗜好将会变成他自由行动的一个明显障碍。作为一个单身汉，尽管跟玛吉特订了婚，他多多少少是不受讹诈影响的。可是结了婚呢……？不管采取这种方法还是那种方法，即或进行讹诈，斯泰利财产将保持完整无缺。一旦斯泰利财产和洛恩财产合并扩大起来，他们将在这个浩瀚世界上变得更加强大。这一点，迪特伯父是丝毫不怀疑的。

玛吉特露出了一丝隐隐约约的笑容，嘴角再次吊了起来。迪特伯父对她近来同诸位银行家的会面一直极感兴趣；她的伦敦之行也准会使他神魂颠倒。

她作兴以贝尔塔·许茨的身分去那儿旅行。可是，她是作为玛吉特·斯泰利——斯泰利大家族未来的当家主被迎进伦敦商业区那些镶着胡桃板、灯光微暗的寓所的。在这些地方，她不时地向窗外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茵茵的林肯草场或者新广场瞥上一眼，并同主人进行了各种各样异常有趣的接触，就跟在她访问过的其他金融都市一样。玛吉特安排并与其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晤的那些商业银行家们，这才知道玛吉特·斯泰利大名后面的真实面目。

这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一个星期。她同那些年轻的银行家们，单身的也好，已婚的也好，彬彬有礼地尽情卖俏。他们

轮番缠着她，一会也不得空闲，那些个晚上不是邀她看戏，就是到餐馆和安娜贝尔酒家款待她。

自然，这期间没有商谈任何交易。一个人跟英国人或者任何国际银行家打交道，一台戏才刚刚拉开帷幕时是不会那样干的。几个月来进行的这些会晤，唯一的目的在于进行私人接触。在一个机械化程度日益飞速提高的世界上，电子设备不消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交易办妥了，所以银行家之间相互面对面地进行了解变得越发重要了。很快，欧洲、中东和美国的银行界要人都将跟玛吉特·斯泰利会面。同样，要不了多久，她就到三十岁生日了。

想到这，玛吉特不觉独自莞尔。一旦跨入三十岁，她兴许甚至会考虑跟埃里奇结婚。她向来挺喜欢他。他长的一表人才，善于谈天说地，风趣得很，要叫人不喜欢还真难。玛吉特对他的东方举止风度从来没有后悔过，也正因为感兴趣于他的风度，她家中还没等他们俩从舞蹈学校毕业就让她跟埃里奇订了婚。

跟如此之多的其他女人一样，玛吉特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命中注定的，引人注目的自我作践的味儿。对埃里奇这个人她是了如指掌，她心中明白，他在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中正用这根弦弹奏着一支稳操胜券的诱惑之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顶得住免使他自戕其身这一挑战呢？！

她够喜欢埃里奇了，但一点也不爱他。这可不是她的过错，她思忖着。不假，这体现了她性格中多谋善算的特点。然而，这恐怕是她悉心研究斯泰利太太的结果。为了爱情，这位太太不止一次地舍弃了一切，到头来才晓得，追求爱情跟追求金钱一样，不得不要手腕，不得不伪装，不得不抑制，

不得不付出代价。

一个沉重的教训。玛吉特对着自己映在有机玻璃窗上的面庞皱了皱眉。她意识到，她准会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唯一的问题在于，此刻她想，若是冒出这样一个人她可以跟他恋爱，那么她到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冷酷无情了这许多年，她甚至是否会知道爱情是什么？或者怎样来对待它呢？

玛吉特意识到，这些正是富人的苦衷。不是大多数人的，仅仅是极小一部分人的。譬如说吧，她的侍女埃尔菲就没有这样的生活问题。

倘若有人看着她俩并肩站在一起，准会一时分辨不清，因为两人长相颇有点相似。埃尔菲跟玛吉特一样高，毫无疑问有一米七三，或者用她伦敦新朋友的说法，五英尺八英寸。对于一个英国或者美国女子来说，这已够高的了，而对一个瑞士女子来说，更是高得出奇。接踵比一比，无论玛吉特还是埃尔菲，都不可能轻易发现她们的同胞中有那许多跟自己身高不相上下的人。

她们年龄相同，都是二十九岁；脸色也相似，属于白人中的浅黑型，长着一对居住在高山上的种族所具有的红润的高颧骨。单就埃尔菲本人而言，美貌迷人。而对她的私生活，玛吉特却一无所知。她不属于那些住在斯泰利宅第中的供职人员。对于一个年轻女郎来说，隔绝在国内就跟玛吉特禁闭在祖居中一样，谈不上什么生活的。

此刻，她凝视着机窗外，一座座山峰似乎都带着敌意，在向她施以威胁。对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敌意的世界。伦敦素有一个风趣而年轻的社会党人巨头，一个成天忙

得不可开交的商业银行家，可是他的头脑中却没有那些银行家所信仰的那一套伪善东西。

“这场大屠杀即将开始，你知道的，”他告诉她。“当今世界上，至少有半数人生活在饥谨之中，他们现在正面临着死亡。到本世纪末，我们准会把他们统统饿死的。”

玛吉特蹙了蹙眉。一个敌对得无法生存的世界，这是她和埃里奇从来所不了解的，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了解的。

可是对于其他人，假如这个世界存在，该是多么可怕。对此，斯泰利家族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要负责任。

飞机在巴塞尔——米卢兹机场平稳地着陆了，没有任何感觉。玛吉特一直坐着，直到上等座的乘客离开飞机，消失在棕褐色砖砌的现代化建筑物内。她感到纳闷，此时此刻埃里奇是否已早早将他借以消度周末的情妇在她丈夫赶到家之前送回去了呢？

对埃里奇是了解的。说不定他刚刚挂电话叫出租汽车把情妇送走。他好风风风险险地生活，显然，那位情妇也是一路货。

玛吉特站起身来，沉着地深深吸了口气。依我自己看，她想，我跟他们也是一样。这是对身为瑞士人而具有的愚笨所产生的反应。

贝尔塔·许茨提着金黄色航空包，最后一批离开了瑞士航空公司821次班机。